

我们的汪曾祺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雅俗文野在他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



王干主编

苏北一编

广陵书社



王干主编

苏北一编

我们的汪曾祺



一筆寫易又秋風
死於十月十日
曾祺遺墨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的汪曾祺 / 苏北编.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6. 7

(回望汪曾祺 / 王干主编)

ISBN 978-7-5554-0580-1

I. ①我… II. ①苏… III. ①汪曾祺 (1920-1997)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41339号

书 名 我们的汪曾祺

编 者 苏 北

责任编辑 丁晨晨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580-1

定 价 56.00 元

前 言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失明。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被反复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他就是汪曾祺。”这是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在《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里对汪曾祺的评价。

“回望汪曾祺”这套丛书，就是回应王干先生并向汪曾祺致敬的一套关于汪曾祺著作和评价的文丛。先期出版五种：《夜读汪曾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汪曾祺诗词选评》《汪曾祺论沈从文》《我们的汪曾祺》。

《夜读汪曾祺》是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三十多年来研究汪曾

祺文章的汇编，从多种角度解读汪曾祺为文为人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并由此认为“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被称为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认识的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是徐强先生花费多年心血研究整理的国内首部完整的汪氏年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汪曾祺诗词选评》是金实秋先生对汪曾祺的诗词楹联的点评，有的诗词楹联还是第一次正式出版。《汪曾祺论沈从文》是刘涛先生对汪曾祺怀念老师沈从文的十余篇文章的解读。《我们的汪曾祺》由苏北先生选编，是国内文化名人、作家、评论家、读者怀念和评价汪曾祺的文章的一次集中展示。

我们回望汪曾祺，是因为汪曾祺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推崇和喜爱，并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文学大师。也正如王干先生所说：“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灼热的光芒来。”

广陵书社编辑部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001

也说曾祺 黄 裳 // 001

得汪曾祺画有感 李国涛 // 012

相信生活，相信爱 铁 凝 // 014

汪曾祺的书与画（外一篇） 林 岫 // 018

芳草萋萋“听水斋” 林益耀 // 025

汪曾祺琐忆 王敦贤 // 030

沈从文谈汪曾祺 张新颖 // 036

由此进入“汪曾祺的高邮”

——重读《八千岁》 杨 早 // 040

我所认识的汪曾祺 张守仁 // 051

汪曾祺先生的道德文章 王纪人 // 058

去汪老家串门 王安忆 // 062

汪曾祺的白莲花	张昆华 // 065
杂家汪曾祺	孙 郁 // 072
高山流水，远近之间（外一篇）	李 辉 // 079
纪念汪曾祺	何立伟 // 105
汪曾祺的画	张 震 // 109
舌尖上的汪曾祺	苏 北 // 112
湖东汪曾祺	苏 北 // 132
汪曾祺在张家口	苏 北 // 139
花落十度祭汪老	车 军 // 145
追忆汪曾祺	李 迪 // 149
汪曾祺四题	龚 静 // 156
冬日读汪曾祺笔下的雪	汪端强 // 171
汪曾祺看牙	王一方 // 173
隔壁的汪先生	
——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	刘春龙 // 177
汪曾祺，这个老头挺别致	姜异新 // 181
那美文一样的美食	张 晴 // 192

汪曾祺来张家口讲学	杨香保 // 202
老舍与汪曾祺：一颜百年知	虞金星 // 213
高邮寻访汪曾祺	刘文起 // 219
汪曾祺为我改小说	刘亚伟 // 228
浮萍闹市一壶清茶	
——写汪曾祺	走走小姐 // 231
闲话散文	汪曾祺 卫建民 // 239
听汪曾祺谈诗	石 湾 // 244
寻访汪曾祺在张家口的足迹	丁启阵 // 250
汪曾祺二题	叶 梓 // 256
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	顾村言 // 261
高邮记	季红真 // 276
肇敬敏来访记	金家渝 // 285
汪曾祺笔下的百工坊	郭 娟 // 288
汪曾祺与张家口	安 海 // 296
难忘汪老的教诲	葛国顺 // 303
汪氏故居的温度	陈永平 // 305

也说曾祺

黄裳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殒殁，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

苏北老兄：得《温暖的汪曾祺》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大淦记事》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

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撷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见《桥边小说》中的《幽冥钟》。另外在《钓鱼的医生》里有“一庭春雨，满架秋风”句，可以比观）。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一九六二年，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账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

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作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此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为不刊之作。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作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

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出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要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灼见。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其实别人何尝也不是如此。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散文事，你的考证不确。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种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宗璞和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望你自己选。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些。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

北京今年甚热，立秋后稍好。不过今年立秋是九点钟，是“晚秋”，据说要晒死牛的。

即候时安。弟曾祺顿首。八月十日（一九八九年）。

如三联有你近两年的书，可由你开出篇目，由他们选出传递。（此为边注）

此事如何处理，记不起了。大约因为时间迫切，选寄为难。辜负了曾祺一番盛意。事情过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温馨却一直拂拭不去。

这一次翻检旧信，又发现曾祺旧笺两通。一通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在一张旧纸上的。时间可能最早，当作于一九四七年前后。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餉，外阻援兵，蹙然诵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劝之相羊垆外，以纾其意。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归益忧病。家人不得计，请巫。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身，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忧，病转剧。友来省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沈屯子曰，君欲吾宽，须杨文广解围、负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夫世之多忧以自苦者，类此也夫！十月卅日拜上多拜上。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之去听言慧珠，遇面时则将有得聊的。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恳也。则见面将聊些甚么呢，

未可知也。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

慢慢顿首。

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中看来的故事，有什么寓意，不清楚。想见他在致远中学的铅皮房子里，夜永，饮酒不醉，抄书，转而为的一封信。亟欲晤面，聊天，是最为期望的事。悬揣快谈的愉悦，不可掩饰。从这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平居生活场景。六十年前少年伴侣的一场梦，至今飘浮在一叶旧笺上，氤氲不去。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祺和我分居两地，来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赠，以致别寻途径访书。一九九二年初得他一信。

黄裳兄：得三联书店赵丽雅同志信，说你托她在京觅购《蒲桥集》。这书我手里还有三五本，不日当挂号寄上。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徽班进京，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在电视里看了几出，有些戏实在不叫个戏，如《定军山》《阳平关》。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

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即候春禧！弟曾祺顿首。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短信，内容却丰富，把他的近况都交代清楚了。他的情绪不错，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创作的强烈愿望。对未来的写作方向，列散文于小说之前。对人事放言批评，一如往昔。这许多都是写曾祺传（如真的有人要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来偶尔读到一篇评论近当代散文的文章，作者开了一张大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人给予简要的评论。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颗平常心。典范之作应属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辑写的序言。论文也提到汪曾祺，但未作深论，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现象，但归之于另一作者而非曾祺，这倒是很奇怪的。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为读者与论家注意已久，但没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难，也只能作些浮泛的探讨，聊备一说。

一九八七年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选集》，有一篇自序。这个选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极少量的诗。其《早春》一题，只有两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